

# 步步驚心：疫情中的換房經歷

夏燴（美國）

## 引子

曾聽說如果沒有幾次買房賣房的換房子經歷，不能算真正在北美生活過。照這個說法，我確實幾乎沒有在北美生活過。雖然生命裏有跨國家和城市的搬家經歷，租房子按照租約合約辦事，所以搬起來容易簡便。2011 年在美國東南部北卡州的小城夏洛特買房子安定下來，一晃快十年的光陰過去，我幾乎忘了顛沛流離的感受。去年尾開始涉及了一次換房，卻因交接房子時間適逢新冠肺炎在美肆虐期間，本來極其平常的事情在那種時刻變得驚心動魄，回頭再想，也是冷汗淋漓。

夏洛特雖然被冠以美國第二大金融中心，是世界第一大銀行美洲銀行和美國前五大銀行之一美聯銀行的總部所在地。但城市的確小小的，連地鐵都沒有。初初搬來，華人超市和餐館都不存在。近些年由於這邊相對而言，氣候好，房價低，吸引著北邊紐約新澤西大批的知名企業南遷，同時還有很多希望低成本和期待好天氣養老的群眾。這一下，水漲船高，不僅房價，連車保險費都順勢翻了上去。

我住的小區也不例外，交通便利，環境雅致，學區較好，一直是中國人和印度人的首選，房子十分搶手。我們當時買房子因急需入住房子買得較小，隨著孩子的長大和周圍鄰居朋友的鼓動，我的換房之心也蠢蠢欲動。

不過心動終究不是行動，這樣閑閑散散講了好些次，時間也過去了好久。鄰居有的已搬走，有的大大小小房子看了幾十間，有的新房子訂金都下了，我還是停留在可有可無的想法階段。朋友替我著急，警告說：現在這形勢，房價一月漲三次！嚇得本來就囊中羞澀的我擔心到時想換換不了，便開始看房子。

從小在大陸長大，特別不擅長對房子的修補工作，所以開始尋找的都是新房子。朋友所言不虛，可供的選擇非常少，而且一副皇帝的女兒不愁嫁之趨勢，你愛買不買！

總共看了三套樣板房，第一二套在原來住的區域裏，我順路溜達去看的，價錢和戶型我都不滿意，直接否決沒了下文。第三套是經紀帶著全家一起去的，如此地興師動衆，使得這套開始看之前基本定下買的可能性不大的房子跟我們結下不解之緣。

看房之前，經紀先聲奪人，發了一堆這類戶型的精裝修樣板照片給我。這些

照片使得我們全家即刻愛上，一見鍾情恨不得馬上抱得美房歸。我回復經紀人，希望可以看看現房。經紀卻等了幾天再告訴我們：這個戶型的房子只剩下一套地理位置極其不理想，若是有興趣可以去考慮同一小區的其它戶型。

抱著隨意看看的心情，我們如約前往。地產銷售非常熱情友好，帶我們參觀還是一片空地只有幾根木樁子的房子位址，我們心裏一片失落。那天的天空一直飄著雨，我有偃旗收兵的想法，反正房子是可換可不換的。

地產銷售仿佛看穿了我們的心思，提出到一樣已建好售出未搬入的房子感受一下。那套房子無論位置還是裝修比樣板房的照片還要美上幾分。雖然地產銷售還在不停地解說這套和我們可斡要買的有哪裏哪裏的不同，可那些聲音如同微風吹過，了無痕跡，我根本無心去聽。實物房子給人的感覺確實非常好，戶型結構都是我期待的樣子，其它的房子我基本連看的欲望都沒有。

不過回到家細細思量，卻還是想到了房子不好的地理位置等關鍵問題。所以我還了一個價，抱著隨緣的態度。經紀人毫不客氣地指出：現在是賣方市場，爭相加價才可以拿到房子，你這樣根本買不到房子的。我聽了這話，心中便汎出賭氣的成份：最後一套不應該降價出售嗎？那時還忙著準備回大陸參加第六屆國際新移民作家會議，我便沒有去搭理此事也沒有再做指望。

只是意料之外過了幾天，經紀突然告訴：地產公司月底特價銷售，那一套也在其中，而且價錢比我開的價錢還低。我自然喜出望外，只是時間緊迫，來不及去辦貸款事宜。對方又回復：可以申請他們本公司的，填個表格就好。事實上，因為在路途顛簸，機場的網絡信號也不好，表格只填了一半，人居然也審批下來了。我實在有些暈頭轉向，大約這房子會屬於我們是上帝的意願。

清晰地記得那是 2019 年 10 月 31 日早上，在大陸大倉的酒店簽下買房合同的電子版。那時的心情被國內一些突發的遭遇左右著，稱不上太激動，但喜悅絕對有的。同時做夢也沒有想不到這麼輕易“主動投懷送抱”的房子會換得一波三折，在把我平靜的生活掀起驚濤駭浪……

### （上）

從國內回來後，我便開始做舊房子的產權抵押。擔心舊房子賣時和新房子交接不好，以防萬一時備用。也提出儘快把舊房子掛售的想法。誰知地產經紀一盆冷水兜頭澆來。說做舊房子抵押又賣房子是對地產公司違約。我百思不得其解，之所以同時做這兩件事情，不過是爲了可以確定買新房子可以順利進行。真是不懂違了哪門子的約，一定要等到搬進新屋才可以賣舊房子嗎？這樣地產公司一點好處沒有，徒添我的精神和經濟壓力而已。

不知經紀人怎麼溝通的，反正最後同意同時進行了。只是舊房子產權抵押並

不那麼一帆風順，奇奇怪怪的小事情一直發生著。比如銀行來估計時，發現我家門口有一輛工程車便認為我在瞞著他們做什麼大維修，還有房子的實際面積和網上的公用諮詢資訊相差很大等等。我從沒有面對過這些事情，一度也不知如何處理，惶惶然小心翼翼地提供著所需的各種證明資料，房子的抵押最終在二月初辦好。

辦好這個就意味著舊房子可以安心上市了。這之前我和經紀人的分歧非常大，關於如何修理房子，報價和時間。固執的我一意孤行堅持了自己的意見。現在想來，也幸虧自己的不貪心和堅持己見，不然後果不堪設想。（舊房子若是等到大家認為的好時機春暖花開再賣期待中的所謂好價錢，估計現在還待字閨中。突如其來的疫情使得連看房都不被允許，北美很多像我差不多情況同期換房的都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

2019年聖誕節，我買了油漆，大幹了一場，把房子裏裏外外粉刷了一通。那時候世界一片祥和，在微信朋友圈我發的粉刷壁爐照片得到了海內外朋友一致的鼓勵支持和點贊。我還在那裏自鳴得意，不曾料到一個月後，大陸千萬人口的大城市武漢會被封。整個世界因為此事來了個天翻地覆。

2020年二月初把修飾一新的舊房子掛上市時，大陸的抗新冠肺炎疫情如火如荼地進行中。海外的華人先是搶買口罩郵寄，然後捐錢捐物，我也是其中一員。雖然心急如焚牽掛著大陸同胞和家人，但也真地不認為疫情有一天會席捲海外，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波及和影響著我的生活。

房子掛上市兩天，收到了八個接受邀請。若干個約看房短信電話讓我不堪其擾，還有的客人希望下班後再看房，孩子的生活也受到影響。我便飛快地挑選了其中一個出價最高的，簽了合約。房子將在三月十八號辦理過戶手續，我們租住到三月底，搬入新房。因為擔心新房是否可以如期交房有點糾結，但總的來說事情算非常順利。兩天可以賣出房子的際遇也如中大獎般的概率。所以我也一而再忍受著買主一次次額外的要求，一會兒女兒要看房，一會兒他們需要重新看哪個地方，我都仔細收拾乾淨躲避外出謙讓著。

僥買主拿著長達四十幾頁的驗房報告來找我們確定房子要修理的事項，連水泥地上細小的裂縫都提出要補上，把沒見過世面的我又嚇了一跳。家裏開始不停地穿梭著各類修理工人，上至屋頂，下到水管，大大小小的東西都在按新房主的意願整修著，其中不乏各類狀況發生，光牆上微波爐就修了三次，關於兩個漏氣的窗戶我跟廠家不知交涉了多少次。這些讓我煩不勝煩，尤其有的問題是是非非，如果不賣房子我根本不會去搭理。

終歸事情在一項一項解決，想想最關鍵的房子飛快賣出已是上帝的恩賜，其

餘的幾乎都是小事。可即便我再專注修葺房子的事情，也知道疫情已經開始影響美國。一直是傳說中的狼在三月十二日到了我們身邊，我居住的郡發現了第一例新冠肺炎。州長下令全州停課，盡量在傢上班。我們似乎還沒有怎麼反應過來，就突然一下子要全悶在家裏。

大家人心惶惶地傳遞各種消息，迫不及待地搶購生活用品。聽說醫院醫療準備不夠，又忙著籌集捐贈。美國的股市因此驟然熔断，油價暴跌。我的心在那一刻開始瘋狂下墜，希望買家不要因此有波動。事實證明瞭我的擔憂，買家挑剔修理的東西，要求重新返工，我一一照辦。在辦理過戶手續的前夜緊急招呼工人重做，爭取達到買家的要求。可買家依然不罷休，又提出現金補償，這個在我們和雙方經紀都讓利的情況下達到。但我們做了這一切之後，買家突然沒有音訊了。經紀說她幹這行十幾年從沒見過如此挑剔和反復的買家。我笑笑無言以對，大家心裏都清楚發生了什麼。

那一夜風雨交加，聽著冷雨敲窗，我無眠無休。站在買家立場，對突如其來的變化不知應對，可以理解。但突發事件並非我們個人故意和操控的，買家可以放棄，故意刁難讓一貫行事簡單的我有些不予認同。如果都這樣做，我是不是應該找新房子地產商鬧一通呢？

三月十八號到了約定辦理過戶時間，我問經紀，買家是否有消息？她答買家如今連他經紀的資訊都不予回復了。那一刻，我的心反倒安定，就對經紀說：這種情況下，他們決定不買房子可以理解。但是我們依然新房子照買，就是要麻煩舊房子要重新上市再賣一次！

當時心底很慶幸，因為自己的膽小謹慎，把舊房子已經做好產權抵押，至少新房子可以如期過戶，至於舊房子何時可以賣出那就憑天意了。

不過生活卻連著給了一串的意想不到，讓我應接不暇，有欣喜的，也有不知所措的……

（中）

三月十九日中午，在我已經完全放棄對買家的幻想，並著手第二步打算時，經紀忽然告知，買家決定當天下午辦過戶手續。後面猜想，應該是那日突升的利率讓買家下定決心。房價因為疫情是否會跌還是未知數，但幾十年難得見的低利率卻很有過了這村就沒有這店的派頭。

簽完合同我們長舒了一口氣，開始禱告新房子過戶順利。疲憊不堪地回到家時發現小兒子臉紅紅的留著汗，也沒太介意。以為是氣溫突然升高所致，趕緊開了空調，心思都在房子上，對孩子是忽略的，想著他們在家不出去應該不會有事情。

晚上小兒子臉紅得更厲害，有些發燒還開始咳嗽。每一聲咳都牽動著我敏感的神經，我被這些咳聲給攪得魂飛天外。我不確定孩子究竟是怎麼了，從瞭解各地處理類似症狀的資訊來看，留傢隔離觀察是目前最好的處理方式。

哄騙兒子喝下退燒藥，我抱著他，是萬般感受湧了上來，也是萬分後悔一衝動去換房子。如果孩子是自己疏於照顧而染病，那我肯定不會原諒自己。這也是我不顧一切不跟孩子保持必要距離的根本原因，想著如果真有這萬一，那就讓自己和孩子一道承受。

感謝上帝，小兒子只是有點感冒，兩天後根本不發燒，以往不是半個月至少也要十天的咳嗽也奇跡般沒了影蹤，恢復了往日的活潑調皮。連著幾日的不眠不休，卻讓我連睜眼的力氣都沒有，我整整睡了十八個小時。

一覺醒來，發現世道全變了。新冠肺炎的確診人數爆增。我住的郡宣佈居家令，就是非必要不許外出。這一棒打得我不知方向，律師樓還上班嗎？過戶手續可以辦嗎？搬家算不算必要的活動？搬家公司會來嗎？如果這中間一步停滯，後果都不堪設想。

不過擔心歸擔心，事情還是在按正常發展的進行著，只是似乎大家都不約而同變得馬虎。新房子交接前的檢查我發現了一些問題，但還是抱著只要如期交房，其餘都是小事的心態而去忽略。（結果直接導致住進去後根本無法找到人來處理的局面。）每天突飛猛進的患者和死亡人數讓人們感嘆活著就是最好的，剩下的什麼也別想。我也期待這樣，可是換房的事情走到現在也沒退路，只有一步一步往前推進著。

這中間老父在大陸因病入醫院，關鍵時期醫院的食堂都不開放，家裏的鐘點工阿姨由於各地封城的緣故早就沒來上班了。可憐前年才動過大腸癌手術的高齡老母親堅持每日家裏做好飯，打的士去醫院陪護。身在海外的我鞭長莫及，深感內疚，幸好高中同學是老父的主治醫生，一路愛護有加。父親幾天後身體好轉也終於回到家中。只是這一圈下來，我身心疲憊異常。

那段時間利率一直往下跌著，簡直跌出了史無前例的新低。我以為可以搭上順風車，和貸款那邊聯係可否按照市場給予優惠，貸款經紀態度很好，說雖需要請示上司但應該可以的。我便安心地一廂情願幻想著好消息，結果事到臨頭，對方不僅告知利率不降還說暫時無法審批，需要跟我們的舊房子抵押銀行再確認一些事情。本來極其簡單的操作，卻因為疫情，銀行的作息時間也變動，一個電話需要等上幾個小時接通也亂了套。我心急如焚也無濟於事，除了等待和禱告。

磕磕絆絆到了新房辦過戶手續的日子，三月二十七日按照約定的時間，我們興衝衝來到律師樓。門都沒讓進去，站在停車場，幾分鐘簽完了買房合同，倒生

出幾分蒼涼的喜感。這個時刻，形式不重要，盼望著趕緊拿到鑰匙，我還千辛萬苦地約了裝網絡的師傅，（因為是新地址，好些傢公司沒有服務，又因為疫情，選擇時間也不可以隨心所欲）也想著先把一些重要的東西搬過去。一環緊扣著一環，不能疏漏任何一環。

可左等右等，大半天過去，遲遲沒有音訊，先生等不及已經回去上班。我不知所以不曉得發生何事，幾經追問，才得知新房子有個什麼登記要拿到郡政府審批許可，不然他們沒有權力把鑰匙交出。

烈日下，站在街頭的我不知何種言語形容合適？這是週五的下午三點多，下班時間疫情期間為四點。新消息公佈週一開始律師樓也不上班，週一還要把舊房子交給買主。如果我拿不到鑰匙，我們怎麼辦？流浪街頭嗎？正常程式簽合同之前這些不是應該到位的嗎？為什麼這些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事情都集中發生在我身上？我亂了分寸慌慌張張地給工作人員解釋將會遇到的麻煩，工作人員說理解可也只是讓我去等。電話同時不停地響，是約好了裝網絡還有裝有綫電視的師傅……

仿佛一個世紀那麼漫長，終於聽到律師樓工作人員的天籟之音，讓我去拿鑰匙。雖然事情和期待的有亂套之感，我還是喜極而泣。太陽那刻開始西斜，這一切終於終於快要結束，我們終於終於算是要給換房劃上了句號，曲折但終算圓滿。

誰知這只是告段落，還有更多的意想不到等著我們……

## （下）

約找搬家公司的時候，因為疫情開始，不敢隨意讓人再進家門，所以就在兩家已估價的選了一家。一家報價離譜的高，雖然第六感覺告訴我另外一家不是那麼靠譜，但倉皇中似乎也沒有別的選擇。

三月的最後一個週六，清早起來我就再次和搬家的短訊確認會過來。結果他的確來了，但只來了兩個人和一輛租來不大的車根本沒有保護傢俱的設備。看這情形，我知道碰上了“提包公司”（對臨時組建的不正式公司的笑稱），心裏閃過搬家不會太順利。

果然不出所料，大件傢俱幾乎都有不小的損壞，價錢自然不再是當時所談的。念及這樣的時刻他們能來，還是感恩，我二話沒說加了小費和午餐錢一併付上。只對方要求全部付現金，沒有那多現金拒絕了。因為這個，後面又引來一系列的麻煩。

那一天天氣奇熱無比，高達三十多攝氏度，空調卻不工作。晚上睡覺時，小兒子熱得跑客廳的地板上勉強睡了幾個小時。新環境，亂七八糟的新傢，還操心

著後面的事情，我自然又是一夜未眠。

累到了機點，第二天勉強打起精神去超市買了吃用必需品，再去舊房子撿漏一下，緊急電話找了空調公司。腦袋脹脹暈暈的只想睡覺。卻發現車庫的遙控器是不工作的，洗手間居然沒有掛毛巾的架子。冰箱冷藏箱裏的雞蛋居然凍成了冰坨。我非常後悔沒有找驗房公司，弄得自己如此之狼狽。

外面雖然沒有人人普及口罩，但大家基本都有防護設施。不能說草木皆兵，那陣勢的確給人不安的感覺。我可能有些花粉過敏，每次出門後，喉嚨都要痛上一陣子。這個症狀很容易讓人產生不必要的聯想，我越加不想再出去，每次出去先一番思想鬥爭，然後一番實際鬥爭戴手套口罩換衣服，期望可以安靜地呆在家裏，慢慢地收拾。

世事的發展都有它們自己的軌道。兒子老師提醒我需要去學校把電腦拿回來，方便孩子學習，奮戰在一綫的醫生朋友希望我可以送些我寫的書給她在家隔離期間閱讀，國內朋友在弗吉尼亞州讀書的女兒買不到廁紙，需要我去寄。非常時刻，總是會有更多意想不到。

週一到了要交樓給買主的日子，約好搞衛生的因為疫情不來了。臨時再找，時間上又是一番耽擱，忙著給新房主解釋。買主這個沒有刁難，卻提出要重新再簽一張付房租支票，因為之前寫的是他們夫妻二人，他希望是一個人。想也沒想同意簽好，可這張支票卻不翼而飛，搞衛生阿姨說可能仍垃圾桶了。無奈也只有跑去銀行停付支票。

搬家的這時忽然又打電話來說我給的支票是簽給公司的，他個人無法提取，要求我重付現金。我提出拿舊支票過來重簽，對方死活不同意，要求現金或者刷卡，卻連支票的複印件都不肯給我（我當時給支票忘了簽備錄，所以根本記不清支票的號碼和擡頭）。拿不到原支票，如果對方去兌現，而又在我這裏拿現金，雙倍付錢到時找誰呀？黑人兄弟可不理我說的這些道理，不停地電話短信，並開始惡言相嚮。都說這個時候不要招惹他們，人人都改買槍自保。我真是越想越怕，左右為難。

第二天在我的堅持下對方終於傳過來了支票複印件，急急忙忙又跑去銀行再次取消支票，提取現金。後來請他來拿錢，結果奇怪地是，人家一會太太來，一會又說自己來。拖了許久再來拿，我真是思維夠不上，一直還挺佩服自己經常腦洞大開，卻不得不服這幾日的離奇遭遇。

週五原定來裝網絡，不在算我失約。家裏沒有網絡，上班的上課的亂成一片，再約時間是待定。我的《夢落紐約》一書簽出影視公司的版權合同居然那個時候到了，那是我久盼的欣喜，自然不敢怠慢。急急地跑到朋友傢列印簽字掃描

發回，見到朋友老母親，只敢遠遠地問候。一再跟老人解釋，這幾日出來跑了太多，擔心有細菌。真不知日後會以怎樣的心情面對今天的這些奇聞怪談。

不管怎樣，事情終究算是在艱難中前行著。空調和車庫門的問題已經解決，至於水池漏水，冰箱說要一個月後來，還有一堆不知找誰的小問題，反正不緊急，都可以緩緩再說。我在心底暗舒了一口氣。先生那天晚飯後有興致去小區散步，回來興高采烈地跟我介紹哪家鄰居自己修了游泳池，哪家是和我們傢一樣的構造……

一切表面上顯得平靜安寧，我不知風雲卻在變換。

第二天早上先生莫名其妙開始體溫增高，搬家亂七八糟的，找不到溫度計也無法確定究竟體溫多少。他喉嚨奇痛無比，整個下巴全腫了起來，臉大了幾號，我嚇得半死。細想這些日子都是我在外跑，他根本沒有出去，應該不會是染上肺炎。雖然分析理智也有道理，可還是非常擔心，趕緊服用泰諾降溫止痛。我急著要出去買體溫計他也不讓。此刻的小診所大都關門，都不知道到哪裏去找醫生合適。晚上我拼命禱告，同時告知自己要堅強。早上醒來，第一件事狂奔到樓下敲門急問他是否感覺好些。

上天保佑，一周後，先生完全康復。

而我精疲力盡，頭痛欲裂。除了睡覺還是想睡覺。在床上躺了一天，半夜醒來看許久未曾觸及的微信。才知道全球多個國家疫情都很嚴重了，美國又變了一層天，漫天關於新館肺炎的文章，感染和死亡已經是天文數字。嚴歌苓的姑媽染病而逝，周勵的兒子，蔡維忠的女兒都染上好都在都已康復，文友紐約蘭蘭寫紐約抗議日記的居然車禍去世。還有不曾相識的蟲二其他網友，也有自己或家人患病的資訊。國家之間甩鍋推卸責任，底層百姓叫苦不迭。

我心痛不已禁不住淚流滿面，健康自由地活著什麼時候變成了和平年代的奢望？此時此刻，我不在乎病毒的起源地在哪裏，也不想聽政客們相互推諉的措辭，只是希望這場劫難可以快點過去，我們都平安地度過，全世界重新安定繁榮起來……